

辩，免得各位代表不耐烦。我刚才的讲话十分清楚，毫不含糊。如果象泰国代表所声称的那样，他的政府对柬埔寨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那么，就请他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政府拒绝签署保证尊重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现有边界的联合声明呢？这个声明是几年前由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的，并且我要强调指出，这个声明至今仍然有效。如果泰国政府首先同意签署这个尊重现有边界的联合声明，柬埔寨是愿意向泰国伸出手来，并且重建正常关系的。

195. 为了提供大会参考，我愿意指出，柬埔寨与泰国之间的现有边界是根据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三七年的国际条约以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协定划定和确定的。至于柬埔寨对隆端古寺的

主权，那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在一九六二年以相当大的多数所通过的一项判决¹⁴中确认了的。

196. 主席：泰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97. 威色素拉干先生(泰国)：我很抱歉再次要求发言。柬埔寨代表的发言没有提出任何需要我答复的新论点。因此，我国代表团保留答辩权。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

¹⁴隆端古寺案(柬埔寨诉泰国)，是非曲直，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五日判决：国际法院判决录，一九六二年，第6页。

第一七〇二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洛佩斯先生(菲律宾)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当我作为当时的亚洲集团主席，在主席当选为大会主席这个崇高职务的第一天荣幸地向他祝贺的时候，我曾说过：“你是在乌云笼罩着国际和睦、深重的危机感面对着人类良心的时候当选的”〔第一六七四次会议，第111段〕。绝大多数发言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强调了这种危机感和它的种种表现。如果我们低估了这种有引起一场世界灾难之势的紧迫危险的严重性的话，我们就失职了。而且事实上，那将是一种嘲弄世人的行为。在越南，美国政府至今还在对那个国家的英雄人民进行一场野蛮的、不道德的、非法的战争。美国对他们使用它最精良的

现代化武器，对北方继续进行轰炸，这不仅在全世界，而且就是在美国本土也激起了对于这些构成战争罪行的行为的强烈抗议。在中东，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加上所犯的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的罪行，至今仍和过去完全一个样地在继续着。许多发言人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中东的悲剧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世界的这一敏感地区本身就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

2. 面对这种局势，有两条原则是我要强调的，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将要讨论到。第一条原则就包含在联合国宪章开头的几个字里：“我联合国人民……”。我们有义务关注的正是各国人民对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的需要、渴望和希望。遭受侵略的各国人民，包括我们阿拉伯人民，向往一个法治的世界，一个不由贪婪和暴力统治的世界。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父辈一代已经被卷进了意外的悲剧事件中去。然而，如果那些法定的要求得到履行，中东近代历史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悲惨了，同样，一切存在着灾难的地区的人民的痛苦，也不会象现在这样了。

3. 第二条原则是法治。最激进的革命并不总是

伴随着动乱和流血，而有时却是通过体现人们渴望和平与安定的思想和信念的潜移默化作用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的。在这些思想当中最有效的也并不是在性质上最复杂的那种思想。它们是从人们自然的忧虑中产生的。在虔诚地提出正义主张与行动上否定这些主张之间存在的这一鸿沟，是目前世界到处发生危机的深刻根源。

4. 叙利亚人民和政府，在对法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鼓舞下，在联合国的法律工作中一向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深信，随着联合国成立后由各派法律思想所丰富的国际法的发展，世界秩序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只有在契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各国不论大小，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个秩序才能够得到巩固。这样，在各个领域中编纂出国际法典来就能够最终地充分保证各国人民的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是自决权。与这一点相联系，我国代表团欢迎国际法院第一次向大会递交了报告书〔A/7217〕。我们希望这两个机构之间将从此开创一个更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国际法院规约和联合国宪章组成单一的文件。

5. 同样与此相关联的是，我们象在过去曾经一贯地做过的那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美国政府的顽固反对而未能参加联合国，以及它的合法权利至今仍被剥夺一事，深表遗憾。这个伟大国家的缺席使我们这个组织失去了普遍性。

6. 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即将结束，但发展中国家的种种问题却依然远未解决。穷国和富国之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用吴丹秘书长的话来讲：“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标准仍然是不敷需要和无法接受的”〔A/7201/Add.1，第62段〕。

7.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任务，主要依靠它们有力地调动国内资源并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以提高它们人民的物质福利的能力。此外，为此目的，它们应该制定出相互之间在区域性或小区域性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和实行经济一体化的计划。

8. 但是，这种提高它们的增长速度的内部努力，受到了不利的外部环境的阻碍，这种外部环境使它们

的出口商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发生波动，从而使它们的外汇收入不稳定。这种情况阻碍了它们的发展。而且，外部环境阻碍了它们的商品出口的增长，并且使它们遭受富国的剥削。按照进口商品计算的它们出口商品的购买力长期遭受的损失，便是说明那种剥削程度的最好的指数。所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的报告说道：

“……以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间进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作为估计的基数，平均每年在这方面的损失几乎达二十二亿美元……”¹

9. 而石油生产国由于未能从国际石油垄断组织和卡特尔开采和销售它们的石油所得的利润中分得足够份额而遭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这样，虽然我们生活在非殖民化时代，但是支配世界的经济制度在许多方面却仍然是殖民经济制度的继续和扩展，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10. 人们注意到，现今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当年在从事早期的工业化的时候，它们曾面对着一个使它们能够剥削当今的不发达世界的外部环境，而当今的不发达世界却是在头上悬着剥削利剑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的。这又是一个可悲的对照。

11. 我们相信，现在该是国际社会采取一致的措施来消灭那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的时候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主张缔结新的商品协定，以便稳定商品价格，其结果至少是令人失望的。不仅如此，它们还敦促发达国家采取措施，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比较自由地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但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

12. 我们相信，除上述措施之外，发达国家应该扩大对外发展投资额和放宽对外发展援助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仍然是太严格、太苛刻了。因此我们愿意重申支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关于援助数量的指标以及改善援助条款和条件的建议。

13.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下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应当既包括发展中国家又包括发

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二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I.D.14），第一部分，第三章，第30段。

达国家在这两类国家均应执行的措施方面所承担的明确义务。一个不包括承担这种义务的国际发展战略将不过是一种虔诚的希望和意图的宣言而已。

14. 在非殖民化方面——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达到独立和主权的平等社会，联合国所承诺使其实现的非殖民化确是一项崇高的任务——前进的道路却被堵塞了。如果不是由于南非和葡萄牙政府采用以歧视反对平等、以征服反对解放、以同化反对自决的反动理论，情况就不会是这样。这些政策除了引起斗争、流血、残酷镇压，并肯定会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外，还会产生别的什么结果呢？一个少数种族主义者的政权对津巴布韦四百万非洲人政治权利的压制，除了造成种族仇恨和毒化作为宪章基础的世界兄弟情谊的气氛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实力雄厚的国际垄断组织在损害非洲本地人民的情况下所获得的非法利润，以它们在南非所造成的危险局势和它们给这个世界高度敏感地区的未来所带来的不安局面为代价，难道是值得的吗？

15. 对这一切的讽刺是：那些罪犯们却经常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这些罪犯有时甚至在一个所谓的防御联盟里随时随地受到欢迎。这个防御联盟的成员一方面大声地谴责这种政策，另一方面却悄悄地对那些执行这种罪恶政策的人们提供金钱、武器和投资。真理已被歪曲到了最可悲的地步。哪个时代也不曾见过言行不一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正是这幅动乱不安的图景使我们更有理由希望和高兴地看到斯威士兰和赤道几内亚获得独立和主权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这方面特别值得高度赞扬的是，在导致赤道几内亚独立的过程中，西班牙对联合国的努力给予了合作。在与联合国合作方面采取一种多少有点阻碍方针的其他管理国，现在可以改变态度，仿效西班牙的榜样了。我们对斯威士兰和赤道几内亚的人民和领导人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16. 如要对中东危机作出充分的估计，那就必须深刻地理解它。任何其他途径都只会导致姑息，特别是在直接有关的人民——我指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缺席的情况下。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发动的六月五日战争，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经济为获取石油和战略地位而向阿拉伯人实行猛烈进攻的高

峰——虽然还不是顶峰。在阿拉伯国家经营的石油公司的年利润总额高达三十亿美元。一九六九年美国对整个非洲大陆正式双边援助的总额，将不会达到美国石油公司在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经营所得利润的四分之一。这些数字令人吃惊，但确是事实。

17. 阿拉伯人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什么报酬呢？得到的是以色列及其侵略和对阿拉伯领土的继续占领。用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 J. L. 塔尔曼的话来讲，就是：“以色列的成立使得阿拉伯人面临着蒙受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国土的神经中枢注入一个外来种族的损害和耻辱”。美国本身是在近代史上曾经对人类进步产生过影响的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中诞生的，可是不幸的是，它由于其政府的倒退政策而继承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从而成为今天世界上一切革命的顽固敌人。它对阿拉伯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采取这样的政策。阿拉伯各国人民作为人类最伟大、最普及的文化之一——它仍然是有生命力的遗产——的继承者，为了从几个世纪的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更美好、更富裕的生活，一直在努力奋斗。他们在这种合法的解放斗争中，一直面临着极端反民主的、破坏性的美国政策。以色列只不过是美国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历数我们所受的种种苦难要花很长时间，但我只讲以下几点。

18. 首先，由于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无耻的支援，所以我们对美国政府倡议举行谈判以便给以色列五十架鬼怪式飞机一事并不感到意外。对阿拉伯人来说，当以色列占领了相当于它的面积三倍的阿拉伯领土时给予以色列这种进攻性武器，就恰恰好象在一九四一年纳粹党人对欧洲发动闪电战之后得到了美国的武器一样。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对阿拉伯人施加压力，强迫他们接受以色列的绝对命令。

19. 第二，一个更不祥的措施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生效的一九六七年对外援助和有关机构拨款法的修正案，它指令总统“削减对七个不发达国家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的援助，削减额与每个国家花在诸如喷气式飞机和导弹系统的现代化武器上的款项相等”。在这七个例外的国家中就有以色列。但是，按照联合国所定的经济标准——事实上，按照所有的经济标准——

以色列都被认为是属于发达民族而不是不发达民族之列的。以色列吹嘘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计划。至于它的军事力量和能力，只需提一下艾希科尔先生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所说的以色列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专门技术这一点就够了。那么，当以色列被美国的立法更改成“不发达”国家，以便它能免费获得用来压迫、蹂躏、征服和屠杀阿拉伯人的超音速飞机及导弹之类的东西时，难道我们能不感到奇怪吗？

20. 第三，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继续侵占阿拉伯领土的立场是罪恶昭彰的。美国政府必须承认，它在六月五日以色列反阿拉伯人的战争前后所持的立场是极端矛盾的。在五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上，美国代表就在我们面前极力主张恢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原状。但当以色列战胜后，还是那位美国代表却又声称什么恢复原状就会构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战争的处方”，而不是“和平的前奏”。

21.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实的话，那么证据就来自艾希科尔先生自己。他今年六月二十二日通过一个叫做“以色列”的广播电台说道：

“至于去年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只有在美国明确说明这个决议所涉及的是需由以色列和它的邻国通过协商确定而与六月四日的边界线不同的新的固定边界之后，我们才能够同联合国的使节进行合作。”

22. 一个大国滥用其权势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把中东引向又一次战争的边缘，这是一个大错误，它将受到人类现有良知和历史的严厉审判。

23. 第四，以色列直言不讳地宣布了兼并被占领的、包括叙利亚戈兰高地在内的阿拉伯领土。犹太事务局美国分部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公布了开发那些高地的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要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开辟一个拥有一万五千头牲畜的六十万杜努姆的天然牧场。根据一九六七年美国犹太人年鉴，该犹太事务局“在美国代表以色列犹太事务局的执行部，而以色列犹太事务局又被以色列国认为是受权在以色列进行开发、殖民、吸收和安置入境移民工作的机关”。在被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正发生着类似的殖民化和移民于纳哈尔殖民地的情景。迄今为止这种殖民地已

达四十八个，而这些领土的地图已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大会上散发。

24. 这里牵涉到一个严重的国际法问题；而我提到这个事实决不是偶然的。犹太事务局美国分部作为以色列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在美国国内自由活动。类似的情况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不存在的。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资本和免税援助正由美国政府批准，用于——用犹太事务局的话来说——“拓殖、定居并开发联合国会员国的被征服的土地”。我不必从法律上推敲这个问题，但是，我要把它提交给本大会中众多的法学家们，让他们以慎思明辨去斟酌这个问题的严重含义。

25. 最近，有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大人物、前世界复兴开发银行行长、尊敬的尤金·布莱克先生，已经认识到阿拉伯人对美国这一政策所感到的憎恨。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他在华盛顿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指出了这个事实：“以色列部分地是由于美国 and 昔日的西欧帝国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一项国际立法而建立的”。在谈到阿拉伯难民时，尤金·布莱克以同样的语气继续说：“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悲剧和个人苦难的事例，其情景使人感到利剑穿心。”

26. 第五，国务院正式发表的文件证明，美国政府一直是制造这个悲剧的罪犯。这些文件表明，早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政府就知道了以色列恐怖主义地下组织“已周密策划”要挑起战争，借以把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人赶出巴勒斯坦。而且，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在制造这个悲剧的罪恶活动中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一贯反对联合国内为保卫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财产权所作的种种努力，从而使阿拉伯难民无法获得他们在巴勒斯坦仍然合法地拥有的财产的权益，并强迫他们继续非人的条件下，在极端悲惨和绝望的境地中生活。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此同时，它在从西德那里给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集体地或个别地搞到赔款的活动起着主要的作用，更不用说通过西德及其同谋者对以色列进行罪恶的武装了。

27. 我们铭记着这个悲剧——它继续成为扰乱这个地区的战争根源，并且使这个地区仍然面临着战

争一触即发的威胁——并以高度的责任感去处理严重的巴勒斯坦问题这一理应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问题。

28. 今年十月八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先生向本届大会作了一次长达一小时十五分钟的、体现了他的所谓和平计划的详尽讲话。在讲话中,他批评在他前面发言的阿拉伯人“对于具体的争议缺乏详细的和系统的评论”〔第一六八六次会议,第87段〕。

29. 如果说我国代表团等了这么久才提出我们的评论,那是因为我们确信,为驳斥埃班先生而作的回答即来自三个方面——以色列自己、联合国文件和埃班先生本人。

(1) 十月九日,在埃班先生发言之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说:“西奈半岛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一样,对以色列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2) 十月十六日,一个以色列反对党议员塞缪尔·塔米尔先生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主张“以色列必须永久地占有她在一九六七年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的六天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塔米尔先生是一个由米纳契姆·贝京提供资金的政党的党员,这个党是民族军事组织,自由运动党,而这个党的口号是:“以色列在约旦河两岸。”

(3) 从以色列联合政府内部的尖锐分歧这个背景来看,埃班先生的发言实在是太一般化了,虽然它给人以在细节上是具体的印象。以色列联合政府内部分歧的焦点不是归还阿拉伯领土的问题,而是占有多少领土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米纳契姆·贝京计划——在我的发言文本里附有这个计划的一份地图——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吞并所有被占领的领土,外加约旦河东岸。还有“达扬计划”、“阿隆计划”以及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艾希科尔先生本人的“大以色列计划”。艾希科尔先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通过以色列广播电台宣称:“以色列将坚持约旦河仍为这个国家的安全边界。”他说,以色列对政治边界、停火线和安全边界是加以区别的,并说以色列人民对以色列土地的历史权利必须予以考虑。一份艾希科尔先生和伊察克·拉宾先生的大以色列地图,也附在我的发言文本里。但是,对艾希科尔先生的讲话,要特别注意其中关于“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土地的历史

权利”这一番话。因为,据他们说,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用语来说,以色列的土地还没有完全从阿拉伯人手里“解放”出来。埃班先生所说的话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以色列永远不会退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停火线上去。

(4) 十月十日,即埃班先生以谈论和平的老调发言〔第一六八六次会议〕后两天,以色列拆除队在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目睹之下,用推土机夷平了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上的阿赫迈迪耶村,并消灭了阿拉伯人生活的一切痕迹。推土机、驱逐阿拉伯居民和对阿拉伯平民施加暴行,已成为以色列统治的显著特点。

30. 这种情况使我想要谈谈巴勒斯坦悲剧的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在同一发言中,埃班先生在批评联合国的程序时说:

“决议常常是根据获取修辞效果的精神通过的,而不顾它们是否公平或能否执行……安全理事会经常处理中东问题,但当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国的外交关系、种族的或感情的偏爱完全倒向一边时,多数票就失去了其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价值。”〔同上,第78段。〕

31. 第一,正如埃班先生本人要求的那样,这需要予以“详细的和系统的评论”。已成为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第237(1967)号决议的人道主义决议是由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提出并经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其实施部分第1段明确地:

“要求以色列政府确保已经发生军事行动地区的居民的安全、福利及安定,并且向那些自敌对行动爆发以来逃出这些地区的居民提供返回家园的方便。”

32. 后来,这个决议为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大会以一百一十六票赞成、零票反对所通过的第2252(ES-V)号决议所确认。最近,以上两个决议都得到了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十二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的第259(1968)号决议的确认。现在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埃班先生是否认为反映了压倒多数的联合国代表的意愿和世界舆论的这一表决,仅仅是“一种数学上的偶合……而不是一次持平的裁决”〔第一六八六次会议,第78段〕。而且,以色列是否尊重

联合国的要求，为最近被驱逐的五十多万阿拉伯人、外加原有难民的返回提供方便？以色列是否允许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到那个地区去执行三项庄严的人道主义的决议？

33. 第二，我说过，对埃班先生的回答将来自联合国本身。事实上，十月十四日吴丹秘书长发表了关于执行人道主义决议的第三个报告书。我引述他在十月七日对以色列代表的回答如下：

“按照我的解释，从你的信中所能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我的提议仅仅得到了有条件的、因而是充分的响应。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重复一遍，我九月二十八日的信是为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259 号决议而写的。你将会特别注意到决议的实施部分的第 2 段要求以色列政府无条件地执行这个决议。而且，请注意该决议实施部分第 1 段专门提到 ‘……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阿拉伯领土……’。我相信人们将会理解，修改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或者同意一个比决议所要求的要低的或与之不同的行动方针，是超出秘书长自由决定的权限之外的。”²

34. 第三，十月十五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公布了他向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出的关于这个机构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有如下这段话：

“那些再次沦为难民的人（大约十七万五千人），加上三十五万多新近从叙利亚南部、约旦河西岸、加沙以及西奈的被占领地区流离失所的其他人中的大多数人，急需那些维持生命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食物、水、住所、毯子、衣服和卫生保健，以及几乎同样重要的、对他们子女的教育。对很多人来说，这些需要只能在支着帐篷的宿营地得到满足，而冬天的寒冷和风暴又给宿营地带来了外加的痛苦。”〔A/7213，第 1 段。〕

35. 第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五月三十一日、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于五月七日、人权委员会于二月二十七日分别批准了这些人道主义的决议。同一个人

权委员会于三月八日打电报给以色列政府，强烈抗议以色列侵犯阿拉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然而，直到此刻，以色列对阿拉伯人以及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仍继续实行它的类似纳粹的政策。它这样做完全违犯了日内瓦公约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三十三条和五十三条，而它本身则是该公约的签字国。

“……在加沙地带……夷平难民营的设施，有计划地毁坏房屋作为对抵抗行动的报复；这都是违犯这些公约的行为。可以对于这种事的人予以起诉……。

“可悲的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犹太人成了不幸的受害者的那种罪行重演而专门制订的这些条文，恰恰被这些人自己违犯了。

“今天的受害者和昨天的犯罪者毫无关联，这是对命运的辛辣嘲弄。而昨天受害者的子孙们，今天正是损害这些无辜的受害者而犯下了不能以复仇本身作为辩解的罪行。”³

36. 第五，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表决通过的、要求以色列废除其对耶路撒冷已经采取的一切措施的决议执行得又怎么样呢？以色列政府声称，耶路撒冷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它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如此蔑视这个世界组织的意愿，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难堪的吗？但是对于以色列极端无视文明国家的全部法律的最好评论，来自埃班先生本人在耶路撒冷的讲话：

“……即使大会是以一百二十一票对一票赞成以色列明天撤回到停火线，以色列也将拒绝执行这个决定。”

37. 刚才引述的埃班先生的讲话，是对埃班先生所描述的“能够〔与阿拉伯人〕实现和平的九项原则”的很合适的解释〔第一六八六次会议，第 109 段〕。这九项原则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1）安全的、确认的边界，（2）阿拉伯难民问题。我将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安全的、确认的边界”、“确定的边界”、“商定的领土边界”、“永久的边界”等等提法，在他的讲话里至少出现了十次。他所强调的是明确的条件，用他自己的

³R. 德热乌弗尔·德拉普拉代尔，以色列与日内瓦公约“占领与法律”（贝鲁特，巴勒斯坦问题研究所，一九六八年），第 9 页。

²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 S/8851，第 4 段。

话来说，就是“其中应包括一幅有关安全的、确认的边界的、商定的地图”〔同上〕。

38. 这里我又要很具体地谈一谈。我想引用巴勒斯坦悲惨历史中的一页，来说明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傲慢和嘲讽的态度是个什么样子。我指的是载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第三个进度报告中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的洛桑议定书。⁴我必须补充说明，我不是引用这个议定书的第一个阿拉伯发言者。现在，我促请所有真正关心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会员国读一读这个议定书的全文。在联合国和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代表都在议定书上签了字。联合国会员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多，它们可能不熟悉这个议定书，为此我现在把议定书读一下，因为这份议定书很简短，而且切合边界和难民争议问题。议定书如下：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急于尽快达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关于难民、尊重难民权利、保护难民财产以及领土和其他问题的决议的目标，已建议阿拉伯各国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把所附的有关工作文件，作为与该委员会讨论的基础。”⁵

39. 跟埃班先生所要求的一样，这个文件附有一张地图，用以表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会关于分治的第181(II)号决议中所规定的边界线。在签署这个议定书的前一天，以色列被接纳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关于接受以色列作为会员国的第273(III)号决议第4段说：

“注意到……以色列国宣称它‘从它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这一天起，就无保留地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并保证尊重这些义务’。”

40. 几天后，据第三次进展报告的第33段说——我现将原话引述如下：

“……以色列代表团的 attitude 是：它不能接受

⁴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特设政治委员会，附件，文件A/927。

⁵同上，文件A/927，附件A。

以一九四七年所同意的按一定比例划分领土的办法作为在目前情况下解决领土问题的一个标准。”

41. 到那时——即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间——以色列已占领了百分之七十七的巴勒斯坦领土，也就是说，比它根据分治所得的还多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它还明确地提出加沙地带应并入以色列的要求，与此同时，它对和解委员会多次反对它从特拉维夫迁都至耶路撒冷的意见置之不理。第25段说：

“以色列代表团提议，以色列分别同埃及和黎巴嫩之间的政治分界线，应与当时后两者同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之间的政治分界线相同。”

42. 洛桑议定书中所提到的阿拉伯难民问题完全被置之不理和避开了。

43. 现在我要向本大会的法学家们讲几句话。早在一九四九年，以色列就在联合国的一份正式文件中一本正经地要求联合国把巴勒斯坦的国际边界线作为以色列的边界线，而巴勒斯坦的居民大部分为阿拉伯人，它的土地的百分之九十五属阿拉伯人所有，从法律上讲这岂不是构成公开的交战状态并向阿拉伯人宣战吗？人们不禁要问：以色列的“安全和商定的边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44. 为了澄清事实和节省大会的时间，我在我的发言里附上了四张地图⁶。第一张表示一九四七年联合国的以色列。那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据分治，原来只占总面积百分之五点六、人口百分之三十的犹太人，得到了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的土地；而阿拉伯人原来则拥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第二张是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地图，当时它在进攻阿拉伯国家之后侵占了巴勒斯坦领土百分之七十七。在同一张地图上的两个附图表明，美国的和不列颠的百分之七十七的领土是一种什么情况。第三张是一九五六年戴维·本·古里安的以色列地图。第四张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战争后莱维·艾希科尔、阿巴·埃班和伊察克·拉宾的“大以色列”地图。其次，还有两张地图表明以色列的尚未实现的要求，其中第一张表明的是在一九一九年世界

⁶见A/PV.1702/Add.1(只有复制本)。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交给和平会议的以色列地图。这张地图把巴勒斯坦全部以及黎巴嫩的南部一直到西顿、豪兰的地方都包括了进去，它还包括现在以色列军队所在的戈兰高地，一直到阿拉伯半岛附近的马安。第二张是以色列现任内阁成员、德尔·雅辛的勇士米纳契姆·贝京的以色列地图。

45. 所有这些地图表明了以色列的领土扩张和以色列及犹太复国主义的首领目前提出的主权要求仍然反对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河流、山脉、河谷、海洋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天然地形过去习惯上构成了天然的边界与国境线。但是，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概念多少已变得陈旧过时了。国际法的基础本身已经改变。那么，以色列的“安全和商定的边界”这一概念的实质是什么呢？它的实质是要阿拉伯人接受另一个既成事实，接受以色列的绝对命令。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所提出的关于以色列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七年这段时间的领土扩张的具体细节，以及包括一张被以色列拒绝的分治边界地图在内的洛桑议定书的话，我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以实际的、痛苦的教训为基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即那条最后的“安全和商定的边界”仍然是不固定的和有待实现的。事实上，埃班先生自己已使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警惕起来。他说：

“这些政府已不只一次地今天拒绝了这些建议，明天又渴望这些建议。决定性的格局已在一九四七年以来及一九四七年之前到现在的这一整个时期内确定了。”〔第一六八六次会议，第126段。〕

46. 如果还说这篇讲话不是充满着好战的气味，在事实上并不构成一项并吞阿拉伯国土和再次发动战争的最后通牒的话，那么，我就把这篇讲话完全留给本大会去估量它的全部含义吧。

47. 至于埃班先生提出的旨在解决难民问题的三个要点，说穿了，就是这样：第一，以嘲讽的态度完全无视联合国所有这样的决议：这些决议确认了由在耶路撒冷被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暗杀的调解专员福耳克·伯纳多特伯爵所建议的难民重返家园的权利，并指出难民应依照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

第194(III)号决议第11段的规定于尽早而又可行的日期返回家园。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大会二十一个庄严的决议的确认。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正是为了执行上述那些决议而设立的，而且现在仍继续存在。但它的工作一直遭到了以色列和它的保护者美国的破坏。

48. 事实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就表决通过了第2341(XXII)号决议，其中实施部分的第4段说：

“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未能找到一个使大会第194(III)号决议第11段的执行取得进展的办法，因此要求该委员会为执行该决议继续作出努力。”

49. 第二，和解委员会同一位土地专家认明并确定了阿拉伯对于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军事上征服和侵占了的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国际法权威们的意见，军事占领并不能终止一项法律权利。联合国法律司在一九六一年十月提出了一个法律研究的专门报告⁷以保证第194(III)号决议第11段的执行。

50. 第三，埃班先生提出的三个要点，用同样的嘲讽和傲慢的态度无视最近几个关于以色列负有为自战争爆发以来逃出该地区的阿拉伯居民重返家园提供方便的义务的人道主义决议。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详细地谈过了。所以，他的所谓扩大家庭团聚的计划只不过是拙劣的骗局，而如果以色列按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要求执行各项人道主义的决议的话，那个计划就将成为一张废纸。

51. 第四，埃班先生关于难民问题的三个要点无异于把巴勒斯坦问题一笔勾销。但是，巴勒斯坦问题过去存在，现在存在，而且将来也始终会存在，因为只要宪章所庄严规定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自决权由于国际阴谋和野蛮暴力而仍遭剥夺，这个问题就将继续存在下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过去拒绝、并将继续拒绝以色列的判决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保护者的判决，拒绝这个要他们进行集体自杀的判决。

⁷文件A/AC.25/W.81/Rev.2。

52. 对那些真正关心世界和平并认为中东是一个爆炸性地区的人们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应该提出的。联合国从一九四七年直到今天以及在它之前的国际联盟的整个时期都一直为巴勒斯坦问题和由此产生的争端所纠缠，这是为什么？这个地区的和平迄今仍成泡影，这又是为什么？答案可以在我讲话一开始就予以肯定的如下两项原则中找到，即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愿望以及确认这些权利的法治。一旦权利和法律被歪曲，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无论它是多么巨大、多么决定性的力量——能够压倒一个相信自己的权利的民族。必须考虑一个不能缩小的事实：存在着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二百五十万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自从一九二一年把英国的委任统治强加给他们，声称要把他们作为“一种神圣的委托物”——它决不是什么神圣的——来对待的那时起一直至此刻，阿拉伯人民的历史就是为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而不断英勇斗争的历史。吴丹秘书长说得很对：

“各个地方的人民，这当然也适用于巴勒斯坦难民……都具有定居家园、享有前途的天赋权利。”⁸

53. 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的阴谋诡计必将以失败告终。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我在这个讲坛上说过：

“阿拉伯人为巴勒斯坦而进行的斗争基本上是一个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这个民族是一个其自决权利遭到剥夺的民族，一个除完全的自决权利之外别无他求的民族，一个其土地、领土、家园和农庄已被窃取而他们正在要求归还的民族。总之，他们的斗争是争取从一种史无前例的牌号的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从意识形态上说，这个斗争是一场把犹太主义从犹太复国主义的歪曲、损害和罪行中净化出来的斗争。历史这个人类最后的和终极的法庭将证明阿拉伯的斗争终将把犹太主义从犹太复国主义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第一三五九次会议，第 99 段。〕

54. 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

不只是一个关于边界、河流和被窃取的土地的争论问题。它超出了这些范围。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道义问题。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迄今已经做到的那样，政治不服从于法治和人民的愿望，还窒息着人类的道德良知，那么，除非权利重新被确认，而且只要这种权利尚未被重新确认，结果只会是导致一场大灾难。

55. 以色列在发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闪电战以后得以占领三倍于它本土面积的阿拉伯领土，这丝毫不能改变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我仅可补充的是：我们的斗争是以渊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又贡献于世界的普遍的人类道德标准为基础，并且受到这些道德标准的鼓舞的，这场斗争说不定也终将使西方感到内疚，并把西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中的分裂因素、双重标准和精神分裂症清除掉。阿拉伯人已经受够这种冷漠无情和密谋暗算的痛苦。可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冷漠无情可能导致战争——而我们大家谅必是憎恨战争的吧。只有在谅解和承认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权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

56. 图德先生(巴巴多斯)：我确是十分愉快和荣幸地向阿雷纳莱斯先生致以我国政府的祝贺，祝贺他荣任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的要职。同时，我希望把我们对离任的大会主席、杰出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阁下掌握本机构上届会议讨论的方式所表示的深切谢意留在记录上。我必须承认，在我以巴巴多斯内阁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事务国务部长的身分表示这种祝贺时，我个人有一种愉快的感觉。我确实不能不感到，阿雷纳莱斯先生在本届会议期间执行要求他担任的艰巨任务中将要作出的成绩，将充分证明为表彰他的卓越才能、经验和外交才干所给予他的这一崇高荣誉是恰如其分的。

57. 我有幸代表的这个国家是以它的政府的不同传统、它的不同的人种和文化渊源而区别于本半球的大多数国家的。这些差别是由过去我们无法控制的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甚至在我们获得独立以前，我国政府就开始认真研究那段历史和那段经历。随着独立的到来，我们有可能把那时研究的结果付诸实践。巴巴多斯现在是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对本半球的命运负有完全的义务，因为虽然历史是不可能抹煞

⁸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4 号(A/6701/Add.1)，第 49 段。

的，但一个独立国家选择至少是一些它将来要优先处理的事情，则是它的特权。我们巴巴多斯人深信，只有通过地区一级的相互合作，我国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才能希望达到自力发展的目标。

58. 同时，当本半球内部的争端与不和危及半球合作的目的时，我国政府不能装作漠不关心。这种争端迫使这个地区充分发挥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能力受到削弱与限制，而且确实约束了各个国家在本半球内部寻求团结的尝试。圭亚那国务部长在他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的讲话中〔第一六八〇次会议〕已提请大会注意一个这样的争端。这个争端使圭亚那面临丧失其将近三分之二的陆地面积，并由此失去其大量的发展潜力的威胁。这一争端是由于单方面宣称要把六十九年前被各方公认为“充分、完善和最后的解决办法”而予以接受的一项边界解决办法撇在一边而引起的。我国政府深感遗憾的是，委内瑞拉竟认为它应当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并采取最后竟达到公布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法令那样的行动。圭亚那代表已经提及这一点。我们希望，结束这场可能危及整个这一地区的团结与安全的争吵，将不会超出本半球那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的的能力之外，如果必要，还可取得联合国的协助。

59. 现在我要对我们最新的会员国斯威士兰王国的政府和人民致以我们的祝贺，祝贺他们已被接纳参加这个讲坛的讨论。斯威士兰虽然面积与人口都超过我国，但也是个国。我们确信，它的出席将无可估量地增加小国为维护国际和平和稳定所作的贡献。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这一斗争问题的斗争中，斯威士兰的独立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打击。我们保证坚决支持本大会正在进行的争取南部非洲各国人民解放的斗争。我们也同样高兴地获悉赤道几内亚获得独立，并期待欢迎这个国家加入我们这个国际大家庭。

60. 我们对自决的支持并不只限于哪一个地理区域。因此，我国代表团觉得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大会在上届会议期间竟如此简单地处理了英属洪都拉斯的问题。难道该附属领地人民争取自由和自决的愿望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不应得到最充分的考虑吗？我们对联合王国最近声明允诺尽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英属洪都拉斯的独立问题感到满意。如果能够再次得到

这样的保证，即由各国组成的这个大会正在警惕地注视着该领地的人民朝着自由的、完整的国家地位前进，那么我们将会感到更加高兴。

61. 此外，还有南罗得西亚问题。由厚颜无耻的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权拼凑的叛乱政府，已由联合王国政府奉为高尚可敬的政府。这件礼品已系上了“宪法改革”的华丽彩带，这是英国政府自认为是善于玩弄的一种伎俩。还有什么“封锁区”、“交叉投票”和“保护条例”，而且我们听说著名的“六条原则”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62. 象我们这样一个各个不同种族已经学会和平相处和共同努力的小国，当它默默地想着那个动荡不安的大陆南部几百万非洲人的命运时，心中就感到一种特别剧烈的痛苦。西方的政论家们常说什么“最黑暗的非洲”，这种论调在不太久以前还曾风行一时。而在非洲，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的编年史更为黑暗的吗？现在有人仍在要求国际大家庭默认这一把四百万非洲人交给二十五万非非洲人去摆布的行为，而这些非非洲人根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愿去——让我引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那些漂亮的词句——“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之信念”。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不打算默认，同时我们也希望联合国的会员国，无论强弱大小，也都不要默认这一为换取乱七八糟的一堆羊皮纸文件和五千万英镑而出卖四百万人的行为。

63. 也许因为我国是一个在扩张和侵略方面毫无既得利益的小国，所以，我们对联合国这一维护国际和平的主要机构所承担的义务是全面的。也许因为我国是一个在贫乏的商品协定中只能解决本国人民糊口问题的穷国，所以世界财富每天在越南以及在军火储存、军备竞赛方面的消耗量，引起了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的真正恐怖。

64. 这种义务和这种恐怖曾经促使我国政府全心全意地支持在大会上届会议期间为达成一项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协定所作的努力。但有那么几个强国，它们曾在噓噓声中把我们这样的国家赶进方舟，而当现在临近真要批准这个条约的时候，它们却竟然踌躇不前。看到这种情况，未免使人沮丧。

65. 我们也曾支持由墨西哥政府及其代表卓越地、不倦地带头发起的在拉丁美洲创建一个无核区所作的努力。事实上,几天前我们已经签署批准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⁹但是,我国代表团必须对目前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说明,就象我们曾向第二十二届会议说过的那样,局部的无核区并不是无核区。只要该地区有一个国家不受这个国际条约的约束,那么该条约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委内瑞拉拒绝支持圭亚那在拉丁美洲非核化条约上签字,这实质上是对本半球安全的一个威胁。我国政府不得不希望,这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障碍;我们这个半球经不起留下一个热核漏洞。

66. 我们不能相信,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行使必须从属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这样做就等于否定联合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本身。即使是在我国还直接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也认为当然应有一定的自由来进行社会秩序的试验。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八月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昭彰的干涉使巴巴多斯人民与全世界许多小国的人民一样感到震惊和恐惧。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大国以最露骨不过的方式宣扬它的信念:实力、技术上的优势以及自己牌号的意识形态的指令,就可使它凌驾于法律和任何国际道德的考虑之上。

67. 至少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连续不断的危机仿佛把世界无情地引向一种建立在暗中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的政治现实。象我们这样的国家不得不希望对国际关系发展所作的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势力范围”在我们听起来就如同“力量均衡”这个坏的老概念一样,是个不祥的东西。任何一个大学生都知道,在那掩饰弱肉强食法则的、邪恶的、不道德的花言巧语之下,世界遭受了何等的痛苦。

68. 这种概念不是别的,正是支配上世纪末那场“非洲争夺战”的思想核心。我们自己这个十年则看到了具有经济帝国主义标记的所谓“从非洲奔逃”的情况,有些人把这种经济帝国主义叫做新殖民主义。从今天我们的尼日利亚兄弟所遭受的痛苦中,从这场也许会使这个非洲大陆人口最稠密国家的发展倒退两代

人时间的相互残杀的冲突中,不难看到这种病毒的种种痕迹。我们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不理睬垂死的帝国主义所留下的芽胞的毒性。正如大会清楚地知道的,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人民当中有许多人的祖先是来自尼日利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悲剧。

69. 对我们来说,把今年——一九六八年——定为国际人权年来纪念,这是国际生活中比较积极的一个方面。要想使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政策的重点,那或许是要要求过高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在今年这个庆祝年中看到迹象表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庆祝的,表明在相当多的国家里基本人权仅仅受到政策制定者微不足道的注意时,我们是感到失望的。

70. 去年,我们以真正乐观的精神参加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¹⁰的讨论。会上,人们就计划的具体化问题、重点问题等等说了许多漂亮话,全都认为尽管思想观点或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本大会的所有会员国准备为实现第2296(XXII)号决议作出一致的努力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就在这同一决议里,大会决定将在它的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审议这次会议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如果能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对这个马拉松式的对抗的感受的话,那就是“失望”。

71. 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后,在最富国准备倡议的东西和它们实际上准备拿出的东西之间的差距仍旧和往常一样大。我们现在面临着从宪章所规定的原则退回新孤立主义阶段的威胁。当出口不稳定问题打击象我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核心时,我们这些国家不能不为迟迟不缔结国际商品协定而感到沮丧。

72. 我国代表团已经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关系的格局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殖民主义国家多年的系统掠夺所造成的后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加以消除。然而,现在使人沮丧的是,那些在邪恶的年代里曾是主要受益者的国家,现在却以“国内问题亟待解决”为借口,逃避它们协助进行必要的复兴工作的责任。

⁹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1,文件A/C.1/946。

¹⁰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举行。

73. 我并不希望大会相信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会手里拿着帽子，站着等待富人从马车上丢下赏钱。自助是我们政策中的指导概念之一。在加勒比地区，有许多意见相同的国家和地方和我们在一起。巴巴多斯为在建立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感到骄傲。

74. 但是我们的愿望并不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和那些因为历史、地理和持续的联系的缘故而和我们最为亲近的国家的发展。我们也曾密切注视着在拉丁美洲大陆上所作的类似努力。我们深信，实现我们地区自给自足的途径在于实行全面的经济一体化。

75. 我希望能把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专门机构和我们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我国进行的工作所表示的深切谢意留在记录中。小国除了接受很好地使用它们的环境这一挑战以及与较大的国家合作以获得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所依赖的技术之外，别无他法。我国政府对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估价我们周围海洋的资源和训练我们国民掌握其开发技术方面所作的努力，深为赞赏。

76. 在被如此乐观地命名为联合国发展十年的这个十年中，一直就富国究竟是应该把它们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还是它们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一用于援助较穷国家的发展事业问题，进行着一场多少是没有意义的辩论。

77. 看一看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数字，就可正确地看待这场争论。的确，我想借此机会向联合国表示祝贺，祝贺它多年来成功地完成了给人深刻印象的情报和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一些比较危险的幻想，否则的话，缺乏必要技术和资料的国家也许就已受到这种幻想之害了。现在，我们对那种称为“援助”的半空想东西的本质了解得多了一点。因此，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评价肯尼迪回合的效果，并现实地看待这一活动。

78. 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必须建立在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基础上的这个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已有所规定。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个原则。因此，虽然在大会决定开始研究这些原则的时候，我国还没有获得成为一个国家所必须具备的那些

基本条件，但自从进入联合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密切注视着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

79.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努力终将促使公认的友好关系和合作的法律原则汇编成为法典，并逐步向前发展。我国政府必须表达它的如下坚定信念，即永远需要尊重联合国宪章中提出的各项原则，并认为明确地表述各国间友好关系赖以建立的原则的内容，这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努力，它应当很快取得成效。我们希望看到按照以创立一个世界大家庭的目标为基础的普遍正义概念去阐述这些原则；在这个世界大家庭中，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是正义和自由的保障。

80.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自由的代价是不懈的警戒。在尊重与和平的气氛中坚决寻求国际关系中的公平与正义的小国，必须警惕国际法中鬼鬼祟祟地出现新奇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不过是用来遮掩新帝国主义悄悄出现的朦胧影子的一层薄薄的虚饰而已。

81. 今天，尽管在国际舞台的每一个主要区域内分裂势力继续存在，尽管有发生新动乱的威胁，人们还是可以抱着有节制的乐观主义精神展望实现那些本大会据以建立的理想的前景。

82. 至少每年一次、偶尔一年不只一次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代表们的重大责任就是详尽地陈述各自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每一个人都代表自己的国家发言，阐述一个会员国的希望和不满。从这些辩论中，我们力求从危险的荨麻里采摘安全的鲜花，但经常得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结果。我们必须永远不倦地努力。我们不敢散伙。即使法律在武装冲突中沉默不语，我们也要大声疾呼：当我们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时候，我们宁可容忍一个动乱的世界，也不愿根本没有世界。因此，和平必须永远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事业。我们总得设法埋葬已经渗透到民族国家组织中去的种种难以抑制的利己主义，因为它们使世界各国人民分心和不安，剥夺了他们对自己的环境行使的、他们有责任去维护的主权。

83. 但不幸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常常因为大国在国际上采取某种姿态而遭殃。只要核外交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决定性现实，只要人类仍然被核战车驱夫

刮来的灰尘迷住眼睛而在恐怖的阴影下躲藏、哆嗦，我们就不能指望文盲受到教育，失业者得到工作，病患者得到治疗，无家可归者住上房子，挨饿者有饭可吃。

84. 然而，正是这些文盲、失业者、病患者、无家可归和挨饿者——他们在本大会为他们而战斗的杰出代表——构成了人类的良心。这些数以亿计不善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我们的同胞盼望着本大会把他们从长期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办法是首先保证他们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然后使他们在那个世界里能够容易得到一切这样的福利，即如果没有这些福利，他们的独立国家将继续是贫穷、孤独、粗野和匮乏的。

85. 通过我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他们正在其中行使自己的主权的这个世界是不抱幻想的。我们不怕那些大国，因为我们深信，虽然它们垄断着恐怖的手段，但在它们好几种制度内部存在的矛盾必将很快地使它们受到相应的削弱，从而对人类其他部分有所裨益。我们是个不发达的小国，它的公民以惯常的自如运用着一种民主制度，在这种民主制度下，那些当选的管理人员以作为人民的公仆而感到自豪，以作为人民的老爷而感到耻辱。在我国，没有人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个珍藏的经验带到国际会议上来。所以，我国人民不能承认那种荒谬的论调，说什么我国人民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一起必须继续在几个国家的飞地周围消磨日子，而这几个国家在饱食之余，却来给我们灌输有时是颠倒是非的、通常是毫无道理的说教，说什么我们的人民落后、有繁殖的嗜好等等。

86. 简单地说，巴巴多斯人民很想亲自看一看和读一读亚当的遗嘱里的那段话，这段话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面包遗赠给二十个国家，而把世界上所有的石头轻蔑地投给了其他国家。我们即使不读亚当遗嘱里的那段话，也准备痛斥这种拙劣的伪造。我国代表团抱着这样的信念，在这个平等相处的大会上提出一个呼吁：现在，要履行本大会通过它的存在本身向人类所作的正式许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国代表团感到，在这里派有代表的某些国家大可以引用美洲一位著名诗人的话来扪心自问，以取得教益：

“谁给了我这块甜食？”

“却把灰沙给我兄弟吃？”

“他何时才能得到报应？”

87. 因此，让我们团结起来为实现这些改进人类境况的目标而努力。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国政府将全力支持你对这一努力作出开明的贡献。

88. 贾比尔·萨巴赫先生(科威特)：¹¹我非常高兴地向我们主席表示我和我国政府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他被一致选为本届大会主席。他的当选是对他的国家、他本人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一种赞颂。我衷心祝愿他迅速恢复健康，并希望他很快就能主持大会的会议。

89. 我想对他的前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主持上届会议的方式表示祝贺，因为它对会议工作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

90. 同时，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赞扬我们的秘书长吴丹为实现我们这个组织据以建立的各项原则所作的努力。我想向吴丹表达我国政府的赞赏和支持。我愿再次向他保证：他对建立世界和平所抱的希望，在我国人民和政府中确实引起了立即的共鸣。

91. 科威特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并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制定它的政策。在处理国际问题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时，它经常从宪章得到鼓舞。可是，真实地反映人类想要和平与安全地生活的希望的宪章原则，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和实际的运用。这是由于某些政府，尤其是大国，推行助长狭隘民族利益的政策，并且不顾国际大家庭的一切成员主权平等的原则，企图把它们意志强加于人。

92. 联合国的主要缺点在于处理那些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问题不力。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运用宪章第七章中关于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应采取行动的那些强制措施。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成为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法治和正义的有效工具。

93.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按照宪章第九十八条和九十九条的规定给予联合国秘书长以广

¹¹贾比尔·萨巴赫先生用阿拉伯语发言。他发言的英文文本是由该代表团提供的。

泛的权力，以便实施宪章的原则，并防止对宪章原则的违反。让秘书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就等于提高这个世界组织的威望，并且使它能够不仅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而且在客观地处理最困难的国际问题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消除人们头脑中的这种印象：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只不过是一个辩论的讲坛，而在实施宪章中有关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条款时却毫无成效。

94. 和科威特有关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列入我们议程的以“中东局势”为题的问题。这个题目是委婉而暧昧的。它所掩盖的要比它所暴露的多得多。因为很清楚，这里所指的“局势”就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剩余部分和毗邻的阿拉伯国家入侵所造成的结果。这个局势就是军事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正式并吞这些领土的一部分，并对其余部分实行广泛的殖民化，榨取它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以及驱逐它们几十万居民，并迫使其余居民处于暴虐的军事统治之下。

95. 但这个由于以色列最近的侵略而导致的 中东局势的新阶段，连同以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连续不断的冲突，仅仅构成了一般认为的整个中东局势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则和袭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有关，其结果是那里的人民遭到掠夺和驱散，并被剥夺了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即在自己家园和平生存的权利，以及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而光荣地行使自决的权利。

96. 换句话说，“中东局势”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以及由于制造了以色列国家而造成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厄运有关。第二个方面涉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生存、对他们的国土以及对他们的权利的侵犯所造成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连续不断的冲突。

97. 只有联系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本身遭到以色列的侵略一事来看，才能看清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因为由于以色列的存在而造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悲惨命运是问题的基础，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则是派生的产物。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在自己国土上安全、尊严和自主地生存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问题的根子，而阿拉伯国家

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只是它的枝节。只要根子依然不变，力图控制枝节的形状和果实的性质就是徒劳无益的。

98. 那么，请允许我首先谈一谈这个问题的本来面貌。巴勒斯坦人民今天亲眼看到他们整个国家遭到外国的统治，他们自己也处于完全不正常和不自然的境况之中。象这样的一种境况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其他民族从来没有经受过的。巴勒斯坦人现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驱逐和被剥夺财产的人，他们不仅被驱逐，而且被阻止返回自己的家园，也不归还他们的财产。第二类是去年年中以来就沦为在外国军事占领下生活的人。第三类，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类，是二十年前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地位由当地的绝大多数中的一部分突然变成从属的少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国土上，在外来的、输入的、新的多数人的统治下，过着濒于死亡的生活。他们被剥夺了平等的尊严，并在实际上沦为第三等公民。

99. 这就是构成慢性的、有二十年之久的历史的中东局势的病根的基本的不公正现象——这是原罪——而这一局势自一九六七年年中以来已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急性期。对中东局势所作的任何分析不从这一点出发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任何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不从决心纠正这一根本的不公正现象出发，也不可能是公正的，也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任何一种不能纠正不公正现象的解决办法本身就是不公正的。任何一种不是旨在铲除这些严重不满的原因的解决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100. 在这个讲坛上，我听到了一些会员国的代表谈到以色列存在和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问题。我要遗憾地说，他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巴勒斯坦人民存在和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表现出同样的关心。难道他们忘记了我们同属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的宪章的头几个字就宣布它代表各国人民说话，而且它的宪章第一条和第五十五条还肯定地说，实现联合国的宗旨要求“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吗？那么，在这个联合国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在牺牲另一个民族的情况下强行建立，那么作为会员国，一心一意只想到这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而不顾那个民族的生存权利，这符合宪章吗？

101. 以色列是一个生活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国土上的、移植的外来人社会。它用武力一块一块地侵占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国土，掠夺其财富，榨取其资源，禁止所有被它撵走和驱逐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同时使留在新近被占领土内的居民蒙受严酷的军事统治。要求巴勒斯坦人民接受这种厄运，就等于要求受害者对抢夺他们财产的行径祝福，就等于把纯属用武力强加的非正义状况予以不应得的合法化。

102. 在巴勒斯坦人民一直是一步步地经历着本民族的悲剧的这同一个二十年时间里，几十个其他民族也一直在为摆脱外国统治——这种外国统治仅仅是落在巴勒斯坦人民头上全部灾难中的一件事而已——而斗争，这一点难道还需要我来提醒你们吗？幸运的是，这些民族的大多数现在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已经获得了独立，并且作为主权国家加入了国际社会。难道在那些新国家的代表中，有人愿意代表他的人民和国家接受某些人现在正要求巴勒斯坦人民代表他们自己接受的那种人员被驱逐、财产被剥夺和家园被外国占领的状况吗？难道那些代表中有人愿意代表他自己的国家接受这种想说服巴勒斯坦人民接受的逻辑吗？

103. 让我们也回顾一下，在联合国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悲惨遭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曾经得到维护其生存和权利的明确的国际保证，联合国本应作出特别努力来实现这些保证。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了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安全的庄严许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在这一民族悲剧降临在巴勒斯坦人民头上之前都作了这样的正式保证。自那以后，联合国各个机构也都相继作出了类似的保证。

104. 早先，当巴勒斯坦开始面临外来的、有组织的和有目的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而巴勒斯坦人民奋起反抗时，国际联盟立即向它作出了充分和坚决的保证。国联在其盟约第二十二条中宣布，巴勒斯坦人民与其他所有阿拉伯人民一样，在某些暂时的、次要的限制之下，暂行独立。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令在其序言以及第二条、第六条和第九条中保证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地位。作为国际联盟继承者的联合国在宪章第八十条第一项中规定，除了也许不适合巴勒斯坦的

那些情况之外，国际联盟保证的各项权利在联合国系统中均不得受到损害。甚至当大会通过其分治巴勒斯坦的建议〔第181(II)号〕时，大会也把有关广泛权利的保证作为所建议的分治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合并写进了该计划的第一部分的乙、丙两节中。

105. 当犹太复国主义强行迁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时，大会立即在第194(III)号决议中承认了被驱逐者返回家园的权利。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历届大会都回顾并(或)重申了这个决议。在后来阿拉伯人民被驱逐的每个时期，安全理事会象它在第89(1950)号决议和第93(1951)号决议中所作的那样，都要求被驱逐者立即返回。最后，当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发动的那次战争中又成功地驱逐了一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时，安全理事会在第237(1967)号决议中要求他们返回家园。这一决议立即为大会第2252(ES-V)号决议、后来又为第2341(XXII)号决议所接受。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四届会议第6号决议中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号召。这一号召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1336(XLIV)号决议所核准。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第1号决议重申了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

106. 我之所以列举联合国各种机构的这些声明，就是为了强调大会——它是国际社会的意志与良知的最终体现，是被压迫民族的最后依靠——除按照宪章原则对各国人民负有一般的责任外，还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特殊的责任。大会有责任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对他们的命运负责。这样的责任并不因空谈国家的权利而有所减轻，因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以牺牲另一个民族的存在为代价而合法地维持下去的，特别是当这个国家正如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那样，是通过武力侵占另一个民族的家园而建立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107. 迄今为止联合国不愿充分承担它对恢复和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所负的责任，这已在这个地区造成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局势。巴勒斯坦人民对通过国际社会及其有关的组织实现其合法的愿望和权利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它感觉到自己——就象处在同样情况下的任何其他民族也会感觉到的一样——是被

迫在灭亡和抵抗之间作出抉择。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抵抗，认为这是通向从外国统治下解放他们的家园并恢复他们的人权和民族权利的唯一道路。实际上，他们已走上了抵抗的道路——那条早已为许多其他民族所走过的道路，这些民族昨天还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战斗，而今天已在这里、在我们中间作为自由和主权的国家派有代表。科威特为战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抵抗和解放的先锋队感到骄傲，为赞助这一事业和支持这一斗争感到骄傲。

108.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局势”的第二个方面，是派生出来的；它是我目前一直在谈的作为问题起因的那个方面的产物。在最近的以色列侵略中，这个冲突达到了最危险的阶段。

109. 自从停火以来，以色列按照一个明显的扩张主义纲领，坚持在新近占领的领土上竭力制造一个新的既成事实。这个纲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以下九点：

(1) 采取周密的措施，以在实际上正式并吞包括具有独特而崇高的地位以及特殊的宗教意义的耶路撒冷在内的所占领领土的若干部分——并吞耶路撒冷已经遭到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我无须一一列举这些决议）的反对；采用其他措施，准备将来并吞别的占领地区——包括改换它们的地理名称，变动出入境地点的位置以及在以色列发行包括六月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的新地图。

(2) 除在战争期间被驱逐或为了保存自己而被迫离开者外，自从停火以来，已把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驱逐出占领区。

(3) 根据一项以色列提出并经停火大约一年后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第二十七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正式通过的纲领，从世界各地迁入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以便使被占领区殖民化。

(4) 在占领区内建立数十个新居民点——从赫尔蒙山和朱兰，通过西岸到阿里什——其中一部分居住着一些新近迁入的移民。

(5) 毁坏所有的城镇和村庄；这些地方已被夷为平地。

(6) 除了没收公共财产之外，还没收私人财产。

(7) 开发自然资源。

(8) 公开违反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要求以色列完全遵守这个公约的各项决议，压迫和虐待占领区的平民。这些持续不断的违犯行径，引起了人权委员会、国际人权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严重关切，它们各自的决议中对以色列的行径深表遗憾，并要求进行国际调查。难怪以色列认为最好还是阻挠作这样的调查，而事实上以色列到目前为止已经使得国际调查无法进行。

(9) 利用被占领土作为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进行新的侵略性军事进攻的跳板，这些进攻已引起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行径的一再谴责。

110. 这就是停火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执行的真正的以色列九点纲领。以色列外交部长声明中列举的另外一个以色列九点纲领却是骗人的。那个纲领不仅与以色列已经实行的实际纲领相矛盾，而且也体现了纲领所声称的意义与其真实的意义之间、华丽的修辞和精神实质之间的矛盾。那个纲领无论怎样伪装，都是以四条原则为依据的。

111. 第一，以色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从它武力占领的全部领土上完全撤退，甚至也不准备作出从这些领土完全撤退的许诺。目前作出的关于准备考虑在满足明确规定的条件的情况下对当前一些阵地作些没有具体说明的调整的某些暗示，只不过是转弯抹角地表明，他们不准备撤出其他阵地。以色列决心要在一切情况下保持其控制的地区，占据它用侵略力量占领的全部地区中的绝大部分，这一点从以色列军政首领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声明中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112. 甚至据说以色列准备在自行选择的条件下考虑的那种有限的撤退也被看成是物物交换过程的一部分。以色列显然是希望通过这一过程以放弃一些它现在占领的但并非属它所有的零星土地来换取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113. 第二，以色列根本无意允许被驱逐的和被剥夺了财产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并归还他们的财

产，虽然让他们重返家园并归还他们的财产是符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符合他们明确申明的愿望，也符合联合国的主管机构所通过的大量决议的。

114. 尽管如此，以色列还是准备要求召开一个关于难民问题的会议。但那个会议的真正目的是使驱逐难民的行为神圣化，它的主要作用是使以色列纲领中已经做到的把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去然后再用外国移民来填补的事情合法化。除了会议的目的和企图起的作用外，那个拟议中的会议的组成也是值得注意的。以色列的图谋就是既不要联合国也不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参加那个会议。

115. 第三，以色列在它的纲领中企图永远把联合国排斥在中东局势之外，同时也永远把中东局势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根据以色列的纲领，联合国应该永远终止卷入巴勒斯坦问题，尽管从一九四七年以来，联合国一直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是联合国各主要机构所通过的一百六十二个决议的主题。

116. 对以色列同样重要的是终止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所负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联合国不能也不应该放弃的。对以色列来说，排斥联合国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使以色列能够摆脱因联合国过去通过的那些决议而产生的一切义务；另一方面，它使以色列能够摆脱将来的国际观察和检查的负担，而且事实上把联合国这个中立的观察员和公正的裁判员从这一地区排除出去。

117. 第四，以色列的纲领谋求通过主要由阿拉伯人接受新的既成事实以解决由以色列最近的侵略所引起的问题的办法，来把整个巴勒斯坦问题搞掉。但是，只有搞掉巴勒斯坦人民本身，才能搞掉巴勒斯坦问题。因此，以色列纲领完全忘记了巴勒斯坦人民在本国光荣生存和在自己国土上自由行使自决的民族权利。事实上，好象以色列根本就不承认有巴勒斯坦人民这么一回事存在似的。

118. 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一有限的联系来看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问题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这种否认一向是隐含于以色列的实践中——隐含于它的成立本身及其随后的行径中。以色列最近的纲领企图使别人也

接受这一否认。以色列的纲领不是一个和平的纲领。它是一个用政治手段来继续进行战争的纲领。它实质上是一个想通过国际政治权术来保持由战争所获得的大部分利益的纲领，而且事实上是一个想用外交手腕来取得以色列二十年来用军事手段所没有得到的额外的政治和经济上那些迫切需要的东西的纲领。

119. 今天的世界充满着严重的危险。仍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可能导致一场结束地球上人类生命的国际性大灾难。然而到现在还未能找到对这场冲突的体面的解决办法。我们声援那些要求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呼吁，因为我们坚信，这一步骤对为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是必要的。我们希望谈判能获得成功，并促使问题得到各地人民所切望的解决。我们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应该是根据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因为这个协议强调了越南人民不受外国干涉的自决权利。

120. 最近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经加剧了两个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暴露了在欧洲发生一场新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我们相信，从捷克斯洛伐克撤走外国军队是走向恢复两个集团之间对话的一个基本步骤。而对话的结果则决定着世界和平的前景，并将驱散目前笼罩着国际舞台的恐惧阴云。

121. 去年在这个讲坛上，我曾要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以及整个世界的事态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想重申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必要的。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它有在宪章规定的范围内同其他国家合作的义务。这种合作对加速裁军和停止核军备竞赛是必要的。这种合作将是一笔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巨大财富。

122. 不扩散条约被广泛认为是走向裁军的一个积极步骤。我们科威特人是签署该条约的第一批国家之一，因为我们是致力于全面彻底裁军的事业的。我们希望那些一直不愿意签署该条约的国家立即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123. 相信自决权的科威特，赞扬联合国在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支持所有为自治和独立而斗争的国家。

124.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日益扩大

的差距，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焦虑和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和争取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时，听任发展中国家受其有限的资源摆布，这是不人道的。发达国家仅仅拿出了它们自己资源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揭露，发达国家没有照它们已经同意的那样献出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因此可以预料，这两类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

125. 在这一点上我想说明，除了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以及海湾和南阿拉伯国家援助计划所提供的财源之外，科威特还拨出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来援助姊妹和友好国家。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将尽它们最大的努力提供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并鼓励其进步所必需的援助和专门技术。

126. 让我们不要对人类克服阻挠其进步的障碍的意志和全世界人民一定要自由而庄严地生活的决心失去信心。让我们不要动摇我们对这个组织据以成立的那些原则的信念。让我们重申我们对和平与自由的信念。让我们大家期望目前是危机重重的世界能有个比较美好的未来，一个人类将享受和谐、安宁和繁荣的幸福的未来。

127. 主席：危地马拉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28. 贝拉先生(危地马拉)：危地马拉代表团感到不得不就巴巴多斯负责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事务的国务部长J.C. 图德先生所提到的伯利兹的领土问题行使它的答辩权。

129. 我们从他的重要发言中，热忱地注意到他对他的国家所在半球的命运的认识，以及他对他的国家的独立发展，就象我们国家的一样，一定要与区域合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必然结果的认识。

130. 他所提到的伯利兹领土问题，危地马拉代表团在本届会议早些时候的一次全体会议〔第一六八〇次会议〕上，所发表的声明中就已作了答复。那时，我们曾经报告说，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我国政府之间谈判的主题。然而，这个问题既被提及，我们就不得不以应有的郑重态度重申这样的保留，即危地马拉在其权限之内是一直维护那些过去不是也不可能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是和伯利兹人民的福利和利益相冲突的权利的。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

第一七〇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奥欣先生(多哥)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魏道明先生(中国)：让我代表我国政府和大家一起对担任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的阿雷纳莱斯

先生表示敬意，这不仅因为阿雷纳莱斯先生作为一位外交官和政治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因为他是与我们的有着密切的友谊联系的人民的代表。

2. 中国代表团代表着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向乐意支持所有旨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并欢迎一切表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迹象。

3. 观察当今世界情景，我们不能不感到地球上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着不安宁和不安全。各国间的激烈竞争，冷酷无情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动不动就使用武力去达到政治目的的情况——这些构成了当代国际生活的现实。